



因为放生过多,湛山寺放生池里面的鱼和龟过度饱和,缺氧导致鱼和龟时常死亡。本报记者 张晓鹏 摄



放生池边上乌龟“叠罗汉”。(资料片)

中国警察帮利比里亚抓捕吃儿童的嫌犯 冲突解决后,孩子们跑向防暴队敬礼

位于非洲西海岸的利比里亚,虽为“非洲门户”,却遭受过14年内战的摧残。这里人民贫困,疫病蔓延,生活动荡。2015年3月11日,由山东公安边防总队组建的中国第三支驻利比里亚维和警察防暴队140名队员,跨越半个地球,飞抵大西洋之畔的格林维尔,维护当地秩序。



防暴队巡逻过程中向当地群众了解情况。山东公安边防总队供图

本报记者 魏新丽
实习生 王荣

他为队友量了
上万次体温

2013年12月,公安部下令组建第三支赴利比里亚维和警察防暴队,把任务交给了山东边防总队。最后,经过五次选拔,六次专业集训,确定了140名队员,组建起中国第三支驻利比里亚维和警察防暴队,并

于2015年3月11日奔赴利比里亚。

还没下飞机,队员赵殿阁就已经被眼前的荒凉所震惊:“快要降落的时候,只能看到几盏照跑道的灯,其他就是漆黑一片。”

此时,利比里亚14年的内战早已结束,但到处仍是破败的景象。队员们驻守的是格林维尔市,锡诺州的省会城市。这里只有市区才有一段不长的水泥路,没有超过三层的建筑,到处都是断壁残垣。百姓缺衣少

日前,因乌龟太多,加上气温升高池水缺氧,青岛湛山寺放生池内出现了乌龟沿着池沿“叠罗汉”的一幕,放生池也一度被质疑变成“死亡池”。近日,记者调查发现,不少市民为了放生而放生,甚至过度放生,让湛山寺放生池里的龟鱼等生物超过饱和状态。

“龟山鱼海” 爱心过度,青岛湛山寺放生池过度饱和

本报记者 赵波

乌龟叠罗汉 观赏鱼成群

日前,齐鲁晚报记者来到湛山寺放生池,各色鱼种密密麻麻分布在水中,在池内甚至能看到十几斤重的鲶鱼。在放生池的边沿,爬满了各种品种的乌龟,乌龟有大有小,最大的有几斤重,最小的只有啤酒瓶盖大小。有的乌龟因抢占地盘,甚至出现了两个乌龟叠起来的情况。

放生池周围有不少市民驻足拍照,在池边水域,一只甲鱼看上去已经死亡多时,四肢已经腐烂,几只其他种类的龟还在啃食这只甲鱼。

其间,有几位市民携带了馒头、油条等食物来投喂。“放生池内的鱼和龟已经饱和了,再放生反而会起到反作用。”在现场投喂鱼食的市民黄女士说,她以前经常参与这里的放生活动,现在已经不敢在这里放生了。

离放生池不到10米远 市民在小湖边钓鱼

管理方在放生池边上竖着蓝色的牌子,写着“诸位善信:因放生池水域所限,鱼类已饱

和,如再继续放生,有可能达不到放生效果,敬请另选别处。”落款是青岛湛山寺。

“以前只允许放不允许捞,现在既不能放也不能捞。”现场的一名保安说,湛山寺的放生池是目前市内为数不多的放生场所,由于放生池内设有观音塑像,每逢初一或者十五都有来祈福的,除了在周边焚香祈福,还会举办些放生的小仪式。加之放生池处在完全开放的环境中,难以管理。

该保安说,“现在仍有些市民不听劝告,偷偷往池子里放,遭到阻止时,放生者又搬出今天是老人寿诞、为家人祈福等理由。”

而与放生池仅仅一路之隔的是植物园的一处小湖,齐鲁晚报记者看到,虽然与放生池相隔不足10米,湖边有钓鱼者在湖中垂钓,湖中却几乎没有龟鱼等放生的生物。

“放生池已经饱和,现在寺里做法事都不会在此放生,一般会在池边上举办个仪式,然后到海边等其他地方放生。”湛山寺恒亮法师负责放生池管理工作,他说,池子里的鱼数不胜数,到现在为止初步估计有数十万尾,各种龟也不下几十种,数量更是无法计算。

一般三年左右,湛山寺会对放生池进行彻底清理,到时所有的鱼类和龟类将转移至崂

山水库。“以前我们在放生池里种了荷花,可是后来荷花都被放生的鱼吃光了。”恒亮法师说。

放生需随缘 莫为了放生而放生

“虽然请了保安,安了几个摄像头,但是管理效果并不好,我们现在也在征集好的管理意见。”恒亮法师说,现在很多人是为了放生而放生,带有很强的功利心和商业性,已经偏离了佛教中原始放生的意义,这样不仅不能达到放生的目的,甚至会起到反作用。

不光是管理的问题,现在市民的放生观念也是导致放生池饱和的原因之一,过度放生让放生池里的生物过度饱和,为了保证生物的需氧量和水池的水质,他们每天利用水泵让水池里的水循环起来,但是即便是这样,每到换季时,也会有些鱼和龟死亡。

恒亮法师说,他曾见到有人组织放生时,曾问他要买多少鱼,要放多少才能集成这次功德。他告诉对方,要随缘放生,尽力而为,但当时就有组织者给市场打电话要多少多少鱼、多少多少螃蟹,这样这些商贩就会根据需求去捕捞,试想如果没有这些人放生的需求,是不是就不会有这次捕捞?

林,几乎找不到一条像样的路。

这时,对讲机里传来急促的声音:“101、101,指挥车车载天线被树枝折断。”这意味着和营地失去了联系。一边是十几个兄弟的安危,一边是吃人部落中孩子们惊恐的眼神,是继续前行,还是返回?

王健最终下令:“继续前进!如果车辆无法通行,就是步行也要抵达和平营!”

到了和平营,队员们被里面的悲惨景象震惊了。到处都是弹痕累累的老房子,挂满祭祀品的土屋,镇子里的青年光着膀子,拿着砍刀,街道上看不到一个孩子。

进到警局后,四五十个当地人都把防暴队员们团团围住,“孩子已经死了,你们来有什么用?”有人高喊。

王健并不泄气,当时天色已晚,他立即决定留守,开展夜间巡逻,协助当地警察开展调查取证。

冲破重重阻挠,最终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三名。后来,当王健和队员们再次踏上和平营这片土地时,路旁到处能看到玩耍的儿童。他们纷纷跑向防暴队敬礼。“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,因为我知道,这是他们给和平的敬礼,给中国维和警察的敬礼!”王健说。

走了半个地球 “抱着她才是整个世界”

经过一年的战斗,3月12日140名队员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。

大多数队员回国的第一件事,无疑是与亲人团聚。赵殿阁回到了青岛,与阔别两年之久的“新婚”妻子相见。2014年4月,他在青岛与妻子完婚,婚礼后没几天,他就参加了防暴队的选拔培训,再也没回过家。今年4月25日,是他们结婚两周年纪念日,但是他们在一起的时光还不超过一个月。

分别的时间太久了,赵殿阁重新将妻子抱到怀中的时候,他竟然觉得有些陌生,但是相伴而生出一种深深的满足。“我走了半个地球,经历了那么多,都没有觉得那是整个世界,但是把她抱在怀里的时候,就觉得那就是整个世界。”他说。

在利比里亚,手机信号时有时无,赵殿阁笑言与妻子的联系频率都是老天定的。有时候妻子给他发了微信语音,他过了三五天才收到,却已经打不开了,只能干着急。

父母、妻子、儿女,防暴队员背后的亲人是他们最大的支持,也是他们最大的牵挂。

“如果车辆无法通行, 就是步行也要抵达”

防暴队战斗分队教导员王健有过一次难忘的经历,那就是去一个叫和平营的镇子上执勤。“为了增加部族所谓的神力,那里竟发生了杀死儿童吃人肉的惨案,联利团(联合国驻利比里亚特派团)命令我们对该地区开展高密度武装巡逻。”

出发后不久,就进入了雨